

新 文 藝 叢 書

波 多 菰 爾 散 文 詩

邢 一 編 譯

1 9 3 0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民國十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四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

上海棋盤街

譯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新文藝  
書藝  
波多萊爾散文詩(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邢鵬舉  
徐志摩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五七二六)

# 序

『我們誰不曾，在志願奢大的期間，夢想過一種詩的散文的奇蹟，音樂的却沒有節奏與韻，敏銳而脆響，正足以迹象性靈的抒情的動盪，沈思的紆綢的輪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波特萊一輩子話說得不多，至少我們所能聽見的不多，但他說出口的沒有一句是廢話。他說廢話因為他不說出口除了在他的意識裏長到成熟琢磨得剔透的一些。他的話可以說沒有一句不是從心靈裏新鮮割摘出來的。像是仙國裏的花，他那新鮮，他那光澤與香味，是長留不散的。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史上，一個佛洛貝，一個華爾德斐特，一個波特萊，必得永遠在後人的心裏喚起一個沈鬱，孤獨，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像——有如中古期的「聖士」們。但他們所追求的却不是虛玄的性理的真或超越的宗教的真。他們辛苦的對象是「性靈的抒情的動盪，沈思的紆綢的輪廓，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本來人生深一義的意趣與價值還不

是全得向我們深沈、幽玄的意識裏去探檢出來？全在我們精微的完全的知覺到每一分時帶給我們的特異的震動，在我們生命的纖微上留下的不可錯誤的微妙的印痕，追尋那一些瞬息轉變如同霧裏的山水的消息是藝人們，不論用的是那一種工具，最愉快亦最艱苦的工作。想像一支伊和靈絃琴（*Iris Harp Aeolian*）在松風中感受萬籟的呼吸，同時也從自身靈敏的緊張上散放着不容模擬的妙音！不易，真是不易，這想用一種在定義上不能完美的工具來傳達那些微妙的，幾於神秘的踪跡——這困難竟比是想捉捕水波上的鱗星或是收集蘭蕙的香息。果然要能成功，那還不是波特萊說的奇蹟？

但可奇的是奇蹟亦竟有會發見的時候。你去波特萊的掌握間看，他還不是捕得了星燐的清輝，採得了蘭蕙的異息？更可奇的是他給我們的是一種幾於有實質的香與光。在他手掌間的事物，不論原來是如何的平凡，結果如同愛儂兒的歌裏說的——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strange.

對窮苦表示同情不是平常的事，但有誰，除了波特萊，能造作這樣神化的文句：——

Avez-vous quelquefois aperçu des veuves sur ces bancs solitaires, des veuves pauvres? Quelles soient en deuil ou non, il est facile de les reconnaître. D'ailleurs il y a toujours dans le deuil du pauvre quelque chose qui marque, une absence d'harmonie qui le rend plus navrant. Il est contraint de léziner sur sa douleur. Le riche porte la sienne au grand complet.

「你有時不看到在冷靜的街邊坐着的寡婦們嗎？她們或是穿着孝，或是不，反正你一看就認識。況且就使她們是穿着孝，她們那穿法本身就有些不對勁，像少些什麼似的，這神情使人看了更難受。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有錢的孝也穿得是樣。」

「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我們能想像更瑩徹的同情，能想像更瑩徹的文字嗎？這是一「惡之華」的作者；也是他，手拿着小物玩具

在巴黎市街上分給窮苦的孩子們，望着他們「偷偷的跑開去，像是貓，它咬着了，你給他的一點兒非得跑遠遠再喫去，生怕你給了又要反悔。」(The Poor Boy's Toy)也是他——坐在舒適的咖啡店裏見着的是站在街上望着店裏的「窮人的眼」(Les Yeux des Pauvres)——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臉上顯着疲乏，長着灰色鬚的，一手拉着一個孩子，另一手抱着一個沒有力氣再走的小的——雖則在他身旁陪着說笑的是一个臉上有粉口裏有香的美婦人，她的意思是要他叫店夥起開這些苦人兒，瞪着大白眼看人多討厭！

Tant il est difficile de s'entendre, mon cher ange, et tant la pensée est incommunicable même entre gens qui s'aiment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戰慄(A new thrill) 露俄說。在八十年前是新的，到今天還是新的。愛默生說，「一個時代的經驗需要一種新的懺悔，這世界彷彿常在等待着它的詩人。」波特萊是十九世紀的懺悔者，正如盧騷是十八世紀的，丹德是中古期的。他們是真的「靈魂的探險者。」

起點是他們自身的意識，終點是一個時代全人類的性靈的總和。譬如颶風發端，許只是一片木葉的顫動，他們的也不過是一次偶然的心震，一些『*Bagatelles Laborieuses*』，但結果——誰能指點到最後一個迸裂的浪花？自波特萊以來，更新的新鮮，不論在思想或文字上，當然是有過麥雷先生（*J. M. Murry*）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新感性，比方說：但每一種新鮮的發見，祇使我們更訝異的辨認我們偉大的「前驅者」與「探險者」，當時蹤跡的遼遠。他們的界碑，竟許還遠在我們到現在仍然望不見的天的那一方站着哪，誰知道！在每一顆新凝成的露珠裏，星月存儲着它們的光輝——我們怎麼能不底頭？

志摩 一月十九日

## 譯者序

這大約是前年的秋季罷。徐志摩先生在光華教英文；他在那翻譯課上，常常給我們譯一些兒外國的短篇名著。有一次他寫給我們兩篇波多萊爾的散文詩——『皓月的深情』和『沉醉』——叫我們把來譯成中文。同時並把這位作者的個性和在文壇上的地位，詳細地講給我們聽了。我當時把這兩篇散文詩，反覆的讀了幾遍。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把我整個的心靈都振動了，——這或者就是露俄所謂『一種新的戰慄』罷！我覺得以前所讀過的許多文藝作品，再沒有像這兩篇來得深刻動人。從此以後，我的腦海裏，便深印着這位大文學家的印象。我當時內心燃燒着一種熱望，想把波多萊爾全部的散文詩，把來一口氣吞了下去。但是走遍了上海的書店，找不到一本波多萊爾的散文詩，後來好容易圖書館添了一批新書，我那早夕懷想的一本散文詩，居然也在其內。我那時候的快樂，就好比小孩子得到了一種新奇的玩

具，心中充塞着無邊的滿意。

那本散文詩，是 T. R. Smith 編的英譯本，——就是這本翻譯的原本，——除了四十八篇散文詩之外，還附着五十二首的惡之花詩稿，這又是我出乎意外的獲得。但是最令我滿意的，篇首有一篇波多萊爾的評傳；牠把波多萊爾整個的人生觀，都用抽絲剝繭的方法，一些些分析出來。這對我讀波多萊爾的著作，是一個莫大的幫助。

後來我忽然想到，像波多萊爾這樣的偉大著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竟是毫無聲息，豈不是很可怪異的一回事。同時我朝夕浸淫在波多萊爾的著作裏面，好比是曬着冬天的太陽，身心上有說不出的快慰；我想學着古人「獻曝」的故事，把這和煦的陽光，分給旁人享受。我便決心做一篇介紹文章，來介紹這位偉大文人的名著。

我着手著述了。當我在各方面搜集材料的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疑點，——就是波多萊爾究竟是什麼時候生的。照依着 F. P. Seura 做的那篇評傳說起來，是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最近國

內談到波多萊爾的，都把這個日期，當做他的生日，大約都是受Sturm的影響。但是在旁的文學書上看起來，却又是四月九日。爲着這個小小的問題，我便參考了許多書籍，因此做成那篇一萬五千字的介紹文章，——就是登在這書篇首的『波多萊爾的詩文』。

介紹文章是做好了。但是我覺得就這樣的擱筆，對於那位大文學家，還有點兒責任未盡。所以在去年的秋季，我便想着翻譯散文詩了。

第一件使我失望的事，就是一般文人的非難。「你翻譯頹廢派的文章麼？」一個朋友對我這樣說，「真有些兒勇氣！可是你聽見了現在文壇的呼聲沒有？他們情願帶着假面具在道德裏潛藏，不願奮着冒險心去罪惡裏嘗試。將來要是你的譯文出版了，他們說不定會把你當做魔鬼一般的看待。」

頹廢是不是罪惡的現象，關於這個問題，這裏不加討論；橫直有那些波多萊爾的詩文在下面，讀者一看便知道了。我所要說的，就是翻譯散文詩的目的。我並不希望讀者都學着波多萊爾的行爲，把生活的法

輪，轉到最下層去。我也不希望讀者都帶着頹廢思想的眼鏡，把死亡的暗示，行到心地上來。我只希望——我熱烈地希望——讀者知道當文壇上有散文詩這樣東西會把你在夢幻裏的思潮，一層層聚集起來，成功一種燦爛光明的結晶。波多萊爾曾經說過：「當我們人類野心滋長的時候，誰沒有夢想到散文詩的神秘，——聲韻和諧，而又沒有節奏，那立意的精微，辭章的跌蕩，足以應付那心靈的情緒，思想的起伏，和知覺的夢幻？」這是波多萊爾做散文詩的宗旨，也就是我譯散文詩的目的。

還有一件使我氣餒的，就是我法文程度的幼稚。一部名著，經過一次翻譯，總把原來的美點，消失了許多。我雖然學了兩年的法文，可是慚愧，我竟不能從法文直接譯成中文。所以當我把自己的譯文，披閱的時候，再不相信這種百孔千瘡的文章，是出於波多萊爾手著的。我這次的翻譯，就好比是非洲土人去拾金剛石，把那尊貴的寶物，混着了許多泥沙。要是這本書有什麼地方引起讀者的興趣，這就是作者藝術的天才；要是這本書有什麼地方激動讀者的反感，這多是譯者手段的惡劣。披

沙揀寶，全在讀者的精鑒。

關於散文詩的特質，我本想提綱挈領的討論幾句，但是這決不是短短篇幅的序文所能容納的，只能另做一篇文章記述的了。

我的譯文，有十分之八是直譯的。生硬，奧澀，那當然是免不了弊病，不過散文詩最着重的是辭句的抑揚，聲調的起伏，要是譯文和原著相差太遠，那麼這兩個特質便完全消滅了。因此我大部分都是照原文直譯。至於有許多閩葫蘆式的意義，初看不容易懂得，這就是散文、詩和散文不同的地方；讀者只要把牠多咀嚼幾遍，自然可以懂得。

這部書的後面，有十幾頁的註釋。這註釋裏面，含有兩種材料：一種是節錄原文，可以把來和譯文對照；一種是解釋意義，可以把來做誦讀的幫助。

我應該特別感謝我的教師徐志摩先生，要不是他的指導和鼓勵，恐怕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作品；他又爲我做了一篇序文，使這部翻譯有了不少的生氣。我也應該感謝我的同學趙君尚卿，他爲我畫了這幅

『沉醉』的插圖。還有童伯章先生替我題字，邵哲安先生替我畫了一  
幅波多萊爾的肖像，把這本書點綴得花團錦簇，我是永銘心版，不勝感  
激的。

十八年四月廿三作於光華

# 波多萊爾散文詩

## 目次

插圖

封面

波多萊爾小像

沉醉

序文

徐志摩先生序

譯者序

介紹

波多萊爾的詩文

散文詩

散文詩第一部

|                                     |    |
|-------------------------------------|----|
| (一) 皓月的深情·····                      | 四一 |
| (二) 那一個是確實的·····                    | 四二 |
| (三) "It's In ition in Voyage?"····· | 四三 |
| (四) 窮人的眼睛·····                      | 四八 |
| (五) 窗樞·····                         | 五〇 |
| (六) 人羣·····                         | 五一 |
| (七) 餅干·····                         | 五三 |
| (八) 薄暮·····                         | 五六 |
| (九) 離世·····                         | 五九 |
| (十) 勇敢的死·····                       | 六一 |
| (十一) 沉醉·····                        | 六七 |
| 散文詩第二部                              |    |
| 談諧者·····                            | 六九 |
| 犬和小瓶·····                           | 七〇 |

|                            |     |
|----------------------------|-----|
| 野性的婦人和風騷的女人·····           | 七〇  |
| 庸醫·····                    | 七四  |
| 時計·····                    | 七七  |
| 髮辮中的半珠·····                | 七九  |
| 窮人的玩物·····                 | 八〇  |
| 神仙的餽贈·····                 | 八二  |
| 隱居·····                    | 八六  |
| 計畫·····                    | 八八  |
| 可愛的多羅 <u>馬亞</u> ·····      | 九一  |
| 賈幣·····                    | 九三  |
| 寬大的角色·····                 | 九六  |
| 繩索（給 <u>愛德華特孟納脫</u> ）····· | 一〇一 |
| 集會·····                    | 一〇六 |
| 駿馬·····                    | 一二  |

|                   |     |
|-------------------|-----|
| 鏡子·····           | 一一四 |
| 海港·····           | 一一四 |
| 夫人的寫真·····        | 一一五 |
| 湯與雲·····          | 一二三 |
| 光輪的遺失·····        | 一二三 |
| 畢士托雷小姐·····       | 一二四 |
| 讓我們剝窮人的皮·····     | 一二一 |
| 善良的犬（給約瑟史底文）····· | 一二五 |
| 小散文詩              |     |
| 各人的怪神·····        | 一四三 |
| 愛神和丑角·····        | 一四四 |
| 已經！·····          | 一四六 |
| 雙間的臥室·····        | 一四七 |
| 晨間一時·····         | 一五二 |